

担秧苗

□胡兆喜

“阿公阿婆，割麦插禾——”聆听着五月的天空中布谷鸟熟悉而又亲切的鸣叫声，我不禁想起那担一直鲜活在我生命中的青青秧苗……

读高三那年，两次模考的失利，让我丧失了继续前行的勇气和信心。“条条大路通罗马”，我想，脚下通往远方的道路多着呢。于是，我不顾同学的劝阻，索性当起了“逃兵”。

背着简单的行囊回家时，正赶上乡村插秧的忙季。听我讲了不想读书的缘故，母亲愣了愣，继而淡淡地说：“我们下田插秧吧。”

高高挽起裤脚，趟着泥水，学着母亲的样儿，躬腰背地插了几把秧，直累得我唉声叹气、如芒刺背般难受。见我如此难受的样子，母亲说：“你回家把放在打谷场上的秧苗担来，我一个人插好了。”母亲的话正中我下怀，即便回家挑秧苗，也比这弯腰曲背插秧爽快和舒适呀。

农家用来盛秧苗的是系着四根绳子的蛇皮兜子，挑着这样的担子走在坑洼不平的田间小道上，也并非如我想象的那般“爽快和舒适”，既要留心脚下的磕绊，又要协调好步伐和摇摆的秧兜子之间的平衡。可我一个学生娃第一次挑，哪能掌握这个中的诀窍呢，再加上田埂湿滑，腿脚无力，一路跌跌撞撞、跌跌撞撞，不是后面兜子砸着脚跟，就是前面兜子磕打着膝盖。

我滑稽的挑担姿势引得路边插秧的农人不停地说笑逗乐。狼狽至极的我想加快步伐，尽快把秧苗送到目的地。然而，走得越快，前后两个兜子摇摆得越厉害，这样毫无节奏的摇摆，几乎拉扯得我寸步难行。

听着耳畔人们肆意的哄笑声，羞愧难当的我在心里埋怨起母亲：真不该叫我回家担秧苗，你还不清楚自己儿子的能耐吗？而且，我一路踉跄走来，插秧的母亲还直起腰来看了我好几次，为什么就不能来接替我一下，故意让我在众人面前丢人出丑？我正在心里这样想着恨着时，不留神，脚被田埂上的土坷垃一绊，身体猛然一个前栽，担子一下子甩出了肩头，垒在兜子里的秧苗顿时散落一地。又羞又愧的我站在散落的秧苗间，无助地望着母亲的方向。母亲也正好直起腰朝我这儿望着。然而，母亲依旧弯下了腰。

强忍着心中的怨火，我重新拾掇好秧苗，紧咬牙关，担着担子一步一步地朝前方挪去。终于站在了母亲的面前，我几乎是用着仇恨的目光瞪向母亲。母亲缓缓地直起腰——我看到一张泪流满面的脸……

第二天清早，带上母亲熬夜准备的食物，我又揣起行囊，重新回到了课堂。在随后的日子里，我以加倍的努力，埋头苦学，补缺补差，坚定地走进高考考场，最终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那担青青秧苗以及母亲那张泪流满面的脸，始终在脑海，鲜明如昨。那一次，母亲用别样的母爱，让我彻头彻尾地醒悟：世上没有什么是可以随随便便成功的，困难时需咬紧牙关，挺直腰杆去闯。



婚姻这桌菜

□阿简

饭菜已经做好了，汤在煤气灶上小火炖着，可是那爷俩儿还没回来，她等得坐立不安、五心烦热，索性去擦地。

她其实并不脏，她却吭哧吭哧擦得很用力。心里的怨气像是发动机，让每一个简单的动作都充满了力量。谁不是上班的人啊？可她每天都是提前一刻钟就把东西收拾好，一到五点准时出发，一路归心似箭，就想着早点回家能干点啥。可他呢，天天耗在单位磨磨蹭蹭，上班有点下班没点，却不见拿加班费回来。有病啊？

门口响起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，她明明等得心焦，人回来了却没有一点喜悦。依旧恨恨地戳着地板，像戳着某人布满油汗的脑门。他跟儿子一起进屋，“哎”了一声算是打招呼，见她没吭声，知道是又不痛快了。刚进家的兴高采烈像遭了一记闷雷，劈散了塞在喉咙口。

儿子没吱声。像这种平地里孕育着风雷的场面，他是看惯了。从小到大，每次妈妈收拾完屋子，他跟爸爸都会很惶然——东西越妥帖井然，人越无处安放，像不合时宜的破家具，摆在哪都多余。今天月考成绩出来，他的年级排名一下升了30多，可这山雨欲来，他也懒得说了。

修修补补走一路

□徐俊霞

老爸和老妈结合在上世纪70年代末，两个人虽然是自由恋爱，却是异地恋，老爸在部队服役，老妈在家乡工作。两个人通了几年书信，自以为对对方知根知底。

婚后，老爸和老妈才发现两个人的性子南辕北辙，那些纸上谈兵了解的只是皮毛。老妈为人谨慎小心，从不惹是非；老爸性子耿直火爆，眼里揉不进沙子，经常是路见不平一声吼。老爸脾气坏说话直，经常得罪人，老妈就得低眉顺眼地去给人家赔礼道歉，给他收拾烂摊子。那会儿，要说老妈心里不委屈那是假的，她天天担惊受怕，生怕老爸在外面惹是生非。

老爸晚归，老妈就抱着年幼的我在家等。老妈的良苦用心渐渐感化了老爸，慢慢地，老爸下了班就回家，和老妈一起分担家务，也改掉了他那副坏脾气。老爸悟到了自己是有老婆有孩子的人，不能像单身汉一样不管不顾，率性而为。别看老爸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，在家里却最爱下厨，给老婆孩子鼓捣美食，满足一家人的口腹之欲。

老话说，“男人是接钱的耙子，女人是管钱的匣子”。老爸和老妈在持家理财上也大不同。老妈在投资理财方面保守稳健，喜欢把钱放在银行存定期，最多买点国债、买份保险，她总认为一家人平安健康就好。老爸则大胆激进，上世纪90年代末就投资房产，只要他看中的，哪怕没钱，他想办法去借钱也要买到手。虽然后来证明他是对的，老妈却没少为这事和他起争执。

有几桩婚姻是一帆风顺的呢？老爸在院步步高升，坐到了院长的位置上。那几年，他的事业如日中天，身边也出现过“绯闻”，其中一位科室的女护士长和他走

得很近。一天晚上，老爸加班，老妈去给他送饭，还没走到老爸办公室门口，就看到那个女人哭着从院长办公室跑出来。老妈的心里五味杂陈，不知道老爸和那女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老爸对老妈坦陈：“她向我表白，我拒绝了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做对不起你、对不起孩子的事。”

万没料到那个女人心生怨恨，散布谣言，破坏老爸在卫生系统的名声。说实话，其间老妈有过怀疑、有过动摇，但顶着重重压力，自始至终都和老爸站在同一战线上，面对来自外界的质疑。当流言不击而退，那个女人见无机可乘，打了报告，调到了另一家医院。老妈和老爸的感情也更上一层楼。

如今，老爸和老妈已经携手走过了40年。退休后，老妈变得越来越爱唠叨，老爸变得越来越会玩。老爸带着老妈四处游山玩水；老妈一句话重复好几遍，老爸从来不嫌烦。

电影《失恋33天》里有句台词：买台冰箱，保修期才三年，你嫁个人还要求这个人一辈子不出问题吗？柴米油盐、家长里短最能考验一对夫妻能否真心相待。

老爸常对我们说，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事就是娶了你妈做老婆。老妈则说，两口子过日子和补衣服是一个道理，新三年、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买买买之后就是扔扔扔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还美其名曰：断舍离。对待婚姻也是这样，我们身上缺少的可能是父母那一代人善待婚姻的耐心和决心，老爸和老妈就是靠着那份长久而精细的修补，走过了新婚磨合、七年之痒、中年危机……迎来了老来伴的幸福晚年。

留给你们吃

□李育蒙

我发现母亲有个很不好的习惯，就是家里的水果她都不舍得吃，说要留着给我们吃。但实际上，很多时候我和妻子还没顾上吃，一些水果就静静地烂掉了。如果我和妻子看见了，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扔掉，然后对母亲说一句：“看，舍不得吃，又烂掉了。”但母亲却不是这样的，只要发现烂的水果，她会吧烂了的那一块切掉，剩下的再吃掉，用她的话说是扔了可惜。有时候甚至买一次水果，她一个好的都吃不到，原因就是她的舍不得，要留给我们吃。

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不能理解母亲的逻辑。虽然总是告诉她，水果是从里面开始烂的，烂了就全扔掉不要吃，但她坚持说切掉那块烂的就好了。

前几天我们买回新鲜的草莓，她觉得我和妻子爱吃，就给我们留着，但那确实是为她买的，我和妻子本来就不怎么爱吃，于是又烂了。妻子也忍不住没好气地说：“妈，你每次这样，一个好的水果都吃不到，为什么非要等到烂了再吃啊！”

“因为我想把好的留给你们吃啊！”母亲每次都会这么说。

我完全深信母亲是想把最好的留给我们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母亲吃下烂水果，又何尝不是我们的爱在贬值呢？

于是我和妻子下定决心，一定要纠正母亲这个“特殊嗜好”。现在只要买回来水果，我和妻子吃的时候，一定会塞给母亲一起分享，一起享受这最美时刻的舌尖美味。



转裙

□杨汉祥

现在女人们穿着的裙子花样万千，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奶奶常系在身的老式转裙。那种用老蓝粗布缝制，裙摆几乎拖地的转裙是奶奶一个标志性的“行头”。除了夏天外，其余时间那种转裙一直系在奶奶的腰间。

其实系转裙并不是我奶奶的“专利”，在我们苏中东海一带的农村，过去年纪稍长的特别是年老的女人都喜欢系转裙，而且农村中有些年老的男人也有这种习惯：早晨起床穿上衣服后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系上转裙。

我在上小学时有一次曾对奶奶说过，系这种老气的大布裙，你怎么不嫌难看？奶奶却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瞎说，系上这么好的转裙怎么会难看呢，你要是系上了瘾，还不舍得解掉呢。系上转裙人就变得更加利索精神，而且还能挡风保暖。”

所谓老式转裙就是在腰间围上两圈再系紧的一种大布裙，一般都是选用手工纺织并染成老蓝色或黑色的粗布缝制而成。转裙由腰、裙摆与系带组成，裙子打褶，到下摆散开，系上后裙摆大约略高于脚背。

奶奶当年系着转裙的那种慈祥、安然、勤劳的形象一直镌刻在我的脑海中，多少年来没有淡忘。